

唐陸宣公奏議

序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制誥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

知州李懋檉
州同劉垓

繙校

冊淑妃王氏為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

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
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于中
而尊加於外德脩諸已而化被於人御於家
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以詢

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
或虧宗祀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
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
元和含章在中發秀于外卓爾風操稷然容
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稟于生知
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孝敬祇事先朝承
事無違克諧尊旨徃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
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嘉自
持喜愠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嘗屬艱迤

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
績伊凝頗資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劔
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
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
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
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
厥位忝于前脩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
命可不慎歟

冊嘉誠公主文

惟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
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
俗義之深寔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
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
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
柔謙外和內敏公宮稟訓四德備脩䟽邑啓
封命為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沂國公勉持節冊
命爾惟欽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
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已奉若茲
道永孚于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
可不慎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
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蕃嗣寔
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
哲賢必有象鍾慶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
戚里故某官駙馬都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

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
叶美好述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
命為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
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親
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冊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
持節冊命某官竇兢第若干女為祀王妃曰
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

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
外得不承嘉耦以固磐石刑閨門以御家邦
詳求惟難歷選茲久時乃之擇得于舊姻柔
婉稟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章婦順虔奉
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祗膺
嘉禮欽率內教淑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
不慎歟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
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
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
居位五祀德馨茂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
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列祖之耿光墜而不
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
勦克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耻舊物不改神
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
其何解焉間屬寇虞又稽告謝今近郊甫定

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冀憑裡
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告謝玄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魯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魯
祖考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
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
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
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耻含憤迨

于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慙惕率賴烈祖遺澤
感深于人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
宗廟之積慶再復于鎬京在臣愆尤曷嘗有
補豈敢自蔽以重于厥辜頃以寇孽在郊禮
物未備父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闕宮引
慝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箕
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考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
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
事失其中奸魁乘釁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
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
深泉勵已誓心期刷大耻實賴聖祖中興之
業全育兆人澤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
禍群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續服今祇率百
辟見于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

薈萁嘉薦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
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
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于皇考代宗
睿文孝皇帝伏惟玄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
多難仁育群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
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
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

阡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耻誓志庶補前
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續承
堯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
見于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陳誠
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
之奠敬祭于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
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

功于今是賴魏魏蕩蕩無得而名顧以眇身
辱承大寶時則異于今古道寧間於幽明雖
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動人利已竊有所希
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沴氣鬱結降為凶災邦
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
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極困窮底柱之
間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
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嗷嗷烝人俟
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于克誠庶荅

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
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
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
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
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敷其俗而彌薄防其人
而益媮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
莫之振也朕祇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

乾居克勵如恐矢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
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
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
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均平徭稅黜陟幽
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
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
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
日減而私室愈貧庶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
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

也思欲剗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
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
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禋祲頻興
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
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陰
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
從今人靡蓋箴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
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
語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

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負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明今古副我虛求森然就列臣朕之寡昧極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道理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群議紛然所見異指或

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慙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褒然克舉咸造于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書脩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脩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為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

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
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
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
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
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
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
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
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
姦慝不萌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

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
不由之自秦刻古法漢雜霸道紛綸千祀王
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
者利巧而無耻服田畝者朴野而近愚尚文
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
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
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為木
德禮禘尚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
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

陸宣公奏議 卷六 十一
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
粲然可懲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
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
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
秦漢已降王制不脩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
無蒐狩之禮即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
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

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
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
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寧勲庸旣多爵秩
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
計由是判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廩餉
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韜
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
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
以信成奇以詐勝理事違反將何適從宋襄

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權敵取
貴漢朝然則喪國七家豈霸王之道冒危乘
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衆寡
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
勝袁紹宋高之滅姚弘成敗之由備陳本末
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為
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
法任宏論誤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
商略擇善而行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之主禋祀曠時
感憤積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脩賴
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
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因心致享未展於孝思
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
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
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遠其如至誠難抑
所宜參會群彥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增不

德

荅百家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又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
墜失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
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
廟展敬郊丘迫以群情俟于獻歲今滌牲撰
吉甫及近期齊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
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實乖昭事之意朕
志先定期於必行即斷來表也

荅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所宜嚴奉以達至誠况
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嗣守馴致寇戎淪
陷國都震驚園寢幸憑玄祐再續鴻休播越
三時又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
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跂及上春
庶乎天地靈祇以歆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尚
執疑謀出既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
之慕何心自安宜潔乃誠以祇所奉副予懇

切勿復頻煩

答第三表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之上計祇率嘉話夫豈不懷永言思之固亦難抑進退慙惕罔知所裁中霄求衣當饋忘食且聿脩祀事所貴專精苟未至誠則如勿祭今近期甫及當齋潔敬之心而輿誦紛然猶執異同之論禮既虧於嚴奉事奚展於孝思以義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良深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環木呈祥允符靈貺顧惟不德何以當之朕聞人事聿脩天休乃答今則亮渠尚在我役方殷霄旱妨農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嘉瑞而復臻所冀公卿大夫交匡不逮覩茲稱述益用懷慙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費是朕素懷况大兵之餘繼以荒饉軍儲國計資用皆空凋

戶疲吐膏澤已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于內懷
憂慚躬自損貶今克渠殘滅粟麥豐成皆祖
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之內餒殍猶
多後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已增脩
猶懼辱守寶圖罔答玄祐豈宜暇逸以厚厥
躬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顧惟虛缺非所
宜然

荅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雨澤愆期蟲蝗為
害朕以銷災謝譴莫大於脩誠節用愛人必
先於克己顧慙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
之憂上以答昊穹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
宿麥方成元兇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
覽表章過為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
戒慎不忘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唐陸宣公集卷第六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制誥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

知州李懋檜
州同劉

坡 繙校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
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勲故高宗得傳說中興
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
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
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

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
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
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
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
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于衷
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
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
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
亮以義糾群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
為軍聲持義烈為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
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
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
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撫兆人而敬敷五教用
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
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
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
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為務內凝度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遠如早為霖允後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已弘物體方用圓為邦必表其

理能及雷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禮和而臨事

有立持重能斷端慤有恒累更委任多所弘益守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衷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叅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

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
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
位罔壞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
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
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

超拜三公蓋以為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
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存興賦煩人
散匡弼寡昧屬于才臣先祿大夫檢校吏部
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劔南西川副大
使管内度支營田觀察使處置等使上柱國
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
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庶以肅
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
至乂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

之化佐予綏兆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
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
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
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
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彛章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

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落等使
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軍行營節
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
資忠厚叶于興運為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
駕言出狩群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
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奸慝寢謀當敵指揮
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篋
恩養寇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巴梁時乃并轡
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

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
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
大節以誓群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
摧克非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歸推成功以不
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
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闢氛
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燮之讓
能耿弁之殄寇總是二美城其有焉足以垂
勲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
之賦祇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
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弘宣理本俾予從乂時乃輔臣扈
蹕載驅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彝章銀青
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撓貞方自
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同恒
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

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冲用無竭貞
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鸞車載駕薄
狩于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雷勵匪躬之節
交脩不逮庶績其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參掌
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
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
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散官勲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
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
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
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
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
而百工式叙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
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
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清貞

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
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
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
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為名臣中書舍人
賜紫金魚袋齊映脩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
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澤清
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
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
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
散官封贈並如故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况茂勲有舊
崇德日新翼戴勵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
略敷獎之道時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
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
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隴
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

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乘秋備塞克
著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間者心懷險阻
誠義鬱堙旋能歸欵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
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
宋服填壓峻郊嶷如長城作固東土嘉乃率
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衮司載董戎翰
玄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勲俾爾兼
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
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
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
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
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
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脩身之道勤儉貞
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處繁重一心奉
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

以一人心理尚庶平事皆釐飭奸盜衰息禮
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
讎納餽糧以脩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
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
叅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
南國之風猷贍中都之廩實予則有望爾其
懋哉繼于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
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
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
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
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
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公李勉忠信
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
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叙
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

陸宣公奏請
卷七
十一
無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脩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動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文之重難其請式光撫

揖俾尹宮坊可太子左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維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旣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閑俾遂頤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陸宣公奏議卷八
十一
盧翰太子賓客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
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
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
我于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
擢處台衡在茲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
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
子賓客勲賜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七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制誥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

知州李懋檜
州同劉堦

繙校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
者淮甸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
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
資信臣徃义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
書魏國公賈耽諮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

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蒞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勲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頗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沉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大小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權居春官之長且

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克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晉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弘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簡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民集大勳者必舉於玄綱體至公者無避於

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晉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

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
流長慶深祚遠曆數有嗣續于朕躬兢兢業
業懼不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
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
方有罪每懷咎已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
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
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
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
熾禍干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

都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下壯暴骸於原野攘
奪羸老轉死于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
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昊朕所
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
子之非辜為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
竭誠於內群帥爪牙宣力於外交脩不逮日
冀康寧江漢上游建瓴制寇亘千里之地連
十萬之師保太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
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已之

愆無咎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躬降
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
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
勲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與
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
而增脩於是有舜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
文告之辭若猶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

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
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難解圍逐寇
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同體
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
重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
脅逐將帥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
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凶跡旣盈醜
跡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
忌畏窮極克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遠

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兆庶
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旣沮姦謀詭
稱効順累陳䟽欵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
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璽書
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
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真
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
神所共棄討除大慙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
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
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
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
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
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奉天
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
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内度支營田
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
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

陸宣公奏議 卷八 六
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
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
危益辨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懋昭
勲闕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
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
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
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
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度使仍
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
副元帥功臣散官勲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
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
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汚
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
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
逆拒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
懸賞用俟勲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為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

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
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
臣司徒兼中書令克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克京畿渭北鄜州華
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
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
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
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
群帥於危疑之際駐旅軍於版蕩之中氣陵

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
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
皇天而明識秉彛清風激俗雅尚恬廣撝謙
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祇
於回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
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
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
尹克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
克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

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
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
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守州刺史充宣武
軍節度使營田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仍權知汴滑宋亳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

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
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闡
寄殿于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
軍聲再揚殪群兇於宛丘驅大憝於梁野控
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勲懋乃貞節用錫
丕命俾揚洪休燮贊三台紀綱群帥式是大
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亳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亳穎等州管內諸軍

兵馬都統散官勲封如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八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制誥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

知州李懋檜

州同劉垓 繙校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
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况密
邇寇虞干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
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勲賢京畿渭
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候渾瑊忠

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
克敷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
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
一貫隱然殿邦朕越在郊垆偪於亮醜授之
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
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
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子有賴焉王
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
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字于休可京畿

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
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
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
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
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
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
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

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于用而有常
通其變而能久為理敦教化之本立言祭禮
法之中道無碯磷行有枝葉曰翔省闈表彌
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
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
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又注意求賢爰輟名
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
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
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
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
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
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
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
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

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

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
甸無虞則但蕪風俗邊陲式遏則無假旌旄
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勲賢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樂郡王

唐朝臣嘗總偏師遘于多難仗義率衆臨危
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克逆守而能固出則有
功每急病而讓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
克集茂勲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泊師旋歸按
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
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
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杆城禦寇有持危之
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

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
司禁戎益茂勲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
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
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
彼方戎帥沉痾是嬰卧護邊軍已淹寒暑憫
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
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
大夫克振武綏銀廓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
押兵藩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

兼廊州刺史御史大夫克廓坊丹延等都防
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
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
未又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
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
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克鎮江軍淞

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
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
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
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
于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
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于休可
檢校尚書左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
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
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旣溢則䟽邑以制州
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泂革之道亦何常
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
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
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
於服儒樂在為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
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
軍節度使滄景等洲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

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
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
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
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
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
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亮勢窮
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
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
滅師出皆捷復斬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
威名保又江漢並著節于國功存于人跡効
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
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
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臯可賜實封三
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陸宣公奏議 卷九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
周以豕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
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
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澤之征權輕重之制
國無匱乏之人不然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
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
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
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
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弘濟
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
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極致而
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
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

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
稟粹挺生鬱為邦傑虛懷朗暢達識用通早
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
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
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
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
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
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
固繼獻章䟽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
雖惜其舊德往蒞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
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
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
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
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
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

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
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
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
義必為崎嶇險艱勲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
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
侵瘠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
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
以為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
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
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
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
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
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
歸崇敬充使吊祭所緣喪葬並准式官供仍
以澄上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克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
 重險而不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歎
 投誠足以勵彼動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
 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彛章而不昧咸從
 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為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
 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勲我懷斯人
 今得長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
 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
 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量宏博質性沉
 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
 一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勲
 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
 勝解商立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
 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台宜賜真
 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勲參論道

之職俾爾嗣績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
之丕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
故

唐陸宣公集卷第九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制誥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

知州李懋楡
州同劉垓

繙校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丑朔二日甲
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
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
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
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姑務責人是

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
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
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我實不德兆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
於室家陷于困窮死于陣戰老疾廢養孤惻
靡依然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為人父母得不
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
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
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
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群生則何以臻此朕
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
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
子孫代代為國勲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
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
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毒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
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毒官

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
正負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惟爾乃祖乃
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勲書于鼎彝族列于
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
職官祇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
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
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
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
首亂中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
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
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
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蘊忠誠誓死
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
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
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
胄勲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

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
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
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
兆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藩漢
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
罷警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
闕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寇兩國交懽事同
一體北庭此去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
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士庶隔在殊方
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為人父母實所感傷已
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
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
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
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
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
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携速圖進路
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入之情莫重於此一
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勲闕茂著

到此之後當時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
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業已成不願歸此
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
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
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
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
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啜黑達于

等至得弟來書省覽文之良以為慰弟天資
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隣敦信明義罷戰爭
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
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
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
期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
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今圖自茲以還情
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
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

陞宣公奏議卷之十一
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
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勲賞給
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
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
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至彼
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
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
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愛人
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
信讓為事不以爭競為心區域雖殊覆育寧
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脩
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
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
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
臣稱兵竊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
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

上都但平寇戎豈惜訓賞遂許四鎮之地以
荅收京之功旋屬炎烝又多疾疫大蕃兵馬
便自抽歸旣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
合更論朕歆苟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
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
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
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
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
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

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
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
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
為小事二國和好即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
不恡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
理贊普若須繒帛朕即隨要支分多少之間
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求朕
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
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

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
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
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
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
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
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即發遣往今各賜卿
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
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
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
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為慰昨者邊軍狀奏彼
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
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漁必
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
効尤恐成交惡初擬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
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
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即與贊

普通和敷以舅甥結為隣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土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土諸物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言須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

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竝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即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

覽言辭即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盾
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
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既言通好理絕相疑
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
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
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為深損於
彼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
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既虧仁義之風何在卿
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

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
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即收
歛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
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即遣使與論拱熱
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
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為准
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
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陸宣公奏議 卷一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列卿所
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動動志敦和好上以成
舅甥之義次以結隣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
風內以息戰爭之患無此數事昔賢所難非
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弘宣
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
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
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
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

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
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
蕃國及朱泚勃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
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功
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
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
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耍四鎮北庭之地
即合直以實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
分義豈假曲徵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

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
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既虧盟約且失禮
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
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
寧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
可罔謂盟誓可渝即當肆意所為不必更論
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敷以親隣去就之間固
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
道理和好者禮儀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

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
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
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
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
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脩文偃武永安
兆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為盛美未經數
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誚于四方亦將取笑於
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
亦未即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

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即宜便歸本界遣使具
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
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即歸國惟
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
事有不盡並令某官來口宣宜令速回竚望
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某物至可領
也殊冷比平安好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奏草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

知州李懋
州同劉垓

繙校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
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
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

陞宣公奏議 卷十一
狹幸因之使簪組昇朝荐承過恩文學入侍
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
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
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狙
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
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恩
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已從
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
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
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
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
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為沮
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
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
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
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

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認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

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兇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傍遭誑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為

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
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
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
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
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五庸流鬪茸下品其志
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踔距
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
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
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

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
形勢之大小不論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
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
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
呼道路杼軸已甚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
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
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
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
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為臆度輒肆討論以

為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
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
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
群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
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
請復為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
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唇齒陛下特
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元聲勢相援于時
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

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陳深抵窮巢
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
尅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
得其柄此其明効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
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
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既而大軍遂
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
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日多
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

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半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

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蹙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齋居送可謂勞敝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

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来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脩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

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即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

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明津之步卒、當

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群。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

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
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
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
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
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
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初亦將防患於未然
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
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
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
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
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
剋以戰必疆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
進力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
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
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
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
以為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
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

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緣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疆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

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
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
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
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
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
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
然威武四方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
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
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

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
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
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
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
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
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
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
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

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隣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乂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志汭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戒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

寇則峭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
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頃臯萬端雖有四方之
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
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
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霄此又非常之
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
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
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
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

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筭愚臣未達敢
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脩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
帥以杆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
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疆又徵諸道戎
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
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
殊鄰蠱茲昆夷猶肆毒蟲舉國來寇志吞崑
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

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
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
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
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群胡自
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
吐蕃實和迴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
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
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
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

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
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
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
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
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
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
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
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

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
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
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
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
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
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
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
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
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

圖循徧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
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狗無已之求望難
必之効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
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
未盡敵苟以籍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
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
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
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筭室廬貸商賈傾
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閔輔之間徵發已甚

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
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
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
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
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
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
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
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

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
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
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
保一方當天下一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疆則
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
勇之在關中者與藉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
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
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
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緩懷
則悅近來遠之道畢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
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
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効其狂鄙
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
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
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
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
抱真固亦無籍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

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
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
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輒奏
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
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
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
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
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
端本整焚無易於此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二 奏草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知州李懋檜繙校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
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

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群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群臣之罪者非敢徒飭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

配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
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
於徵求膏血竭於筮樵市井愁苦室家怨咨
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用保封
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
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
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
馬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
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

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
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
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
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第
侯王咸輸屋稅禪販夫婦畢筭緡錢貴而不
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為憤感又甚諸方誅求
轉繁庶類恐懼與發無已群情動搖朝野囂
然而京邑關畿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
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斷失

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
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及側之
釁易生。多猜則群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
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
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
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
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
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

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
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
是群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
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
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筭祕術。都不涉其
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
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
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
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
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
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
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

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
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
之為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
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
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
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
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
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
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
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
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
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
間影嚮相准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
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

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
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
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頻頻刑
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
靡定上自朝列下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
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如衆庶所虞
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美術皆曉占
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
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貼危

陸宣公奏議
卷十二
刷億兆憤耻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
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為當然
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
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
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脩也亂或資理者遭
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
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
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脩之當至

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
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
已以從衆焉遠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
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
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
善片能以盡群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
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
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
安得捨而不為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

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
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
下不寧昔太公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
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
况陛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
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
北群孽荏苒逋誅涇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
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
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
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勩勵不息足致昇
平豈止盪滌祲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
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
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
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成令
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
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
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
今急務在於審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
陛下先行之群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
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
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
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

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
所急也然尚恐為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
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
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
惡者在歛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
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
未可安矣欲薄歛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
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
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
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
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
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
欲平禍亂拯卹危恤黎蒸安反側旣未有息
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已
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
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
輿議頗究群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陪
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
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
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
於其際真偽雜揉於其間聚怨嚙騰謗藉
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
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
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
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
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

直為此慄慄也臣謂宜因文武群官入叅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回陳軍務之際到即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

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為亂化疑梗為訐合易怨諉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戢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

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亢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群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

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盖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

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度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

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為舟喻人為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

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
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
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
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
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
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
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

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耻過
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
人叙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
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
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
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美武王尅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
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

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忽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魯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七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耻過也考得失於

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為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

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為
陛下粗舉近效之尤章章者以辯焉太宗文
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
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
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
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
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為慮夙興聽理日旰忘
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
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待臣諮

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
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
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
相匡務導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
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尚恐過言謬
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
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
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
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

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
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
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
宗始年亦親納聽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為有
貞觀之風薰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
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
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
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
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

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
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
餘風遂流訖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
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
尅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群才大臣不敢壅
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
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
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
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

時已太平矣胡為不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
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主
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
美為奉職法吏以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斂
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望外寵持竊國之
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
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
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
一興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

憚忠骸之怫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清不聞其
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
亂之略虛受廣納同合乎太宗招延詢謀輟
食廢寢洞啟誠腑推心與人訟披胃襟忘已
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
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大
務因循而重作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
奏事亦宜諭德令謀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

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徑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夕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懾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上慮欺誣故睿誠不布於群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

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群臣跼蹐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列延宰輔旣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覩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

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欵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三 奏草

明中憲大夫知廬州府事葉逢春訂正

六安州知州李懋檜 繙校

奉天請數對群臣許令論事狀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

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
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即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
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
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
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
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即位以來見奏
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

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
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
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
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
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
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
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
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
又蒙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

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群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肯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

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

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
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
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
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
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
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
情偽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
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

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
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
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
則人偷接不以禮則狗義之意輕撫不以恩
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
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
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
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
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

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絀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

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

也古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蓋謂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

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霹靂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

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
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
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効雖有悔過之意
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
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
不及中才帥心自用肆于人上以遂非拒諫
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
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
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
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
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
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
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
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
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
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先於聖代恐不可謂
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聖察

通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
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
義是則聖賢為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
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
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
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
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
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
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

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
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
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
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
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亦苟縱私懷不稽皇
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
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
務大者必慎于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
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

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

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疆慢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聰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

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屬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慢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慎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官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

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

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呐呐而為晉
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
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
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
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
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
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
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
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

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
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
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黈纁於側蓋惡視聽
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
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
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
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
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為陛下懷愧
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堯舜者故

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
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
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
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
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
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
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
猶懼忠告之不斂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
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為國人之有

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
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
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
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
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
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
離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
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
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

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謂欲可
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
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
嫉惡為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
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
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
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
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
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

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虚心以盡其言端意以
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
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
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
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
蚩而妍蚩自彰莫待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
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
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
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

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
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
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流必容能小事則
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
不避親不挾殺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
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
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
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
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

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
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
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
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
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
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
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

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
任而無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
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群下莫不憂虞
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
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
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
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極亂之志而多
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
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

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
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
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
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
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
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

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
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
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
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旣越
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
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
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
復宮闈宗社震驚尚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
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

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群心痛自貶損以
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旣虧追
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
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
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
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
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

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
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
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
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
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無禹湯繼興莫匪大
聖尚且非薄降號為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
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
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

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
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
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况今
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
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
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
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
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
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

運上可以高德於復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
與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
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稱首者達於
茲義而已矣陛下可愾而不革反欲加冗號
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
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
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
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
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
訪議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
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
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
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
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
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為綱
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

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繙何則履
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
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
窮用甲兵竭取財賦眩庶未達於暫勞之旨
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
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
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
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
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

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
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
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
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
欲紓多難而收群心唯在赦令誠信而已安
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
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
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

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
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抱
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
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
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
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
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惠所難易曰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
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
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
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
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
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
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
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

裁謹奏

